

續  
新  
齊  
諧

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詁之元鳥生  
商牛羊飼稷雅頌語之左邱明親受業于聖人而內外  
傳誥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教人文行忠信而  
已此外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所以立人道  
之極也周易取象幽渺詩人自記祥瑞左氏恢奇多聞  
垂爲文章所以窮天地之變也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  
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樗蒲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  
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採游心駭耳之事妄言  
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厭八珍矣而

不廣嘗夫蜚醢葵疽則脾困嗜音者備咸韶矣而不旁  
及干休僂僂休則耳狹以妄驅庸以駭起情不有博奕  
者乎爲之猶賢是亦裨諠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  
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  
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  
有偽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無能爲役也四賢之短  
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  
同者乃改爲新齊諧云

續新齊諧目錄

卷一

狼軍師

凡上弓鞋

白龍潭

露水姻緣之神

縊鬼申冤

執錫二童

趙氏三世爲神

張少儀觀察

屍合

葛先生

天后

陰氏妹

虎投河

武夷君

九華山

張稿公

受私橋

曹公夢

治妖易治人難

伏波灘義犬

浮海

刑天國

萬年松

虹橋板

天上過船

卷二

鬼狀

驅狐四字

女鬼守財待壻

僵尸食人血

鼠鬼

鼈精

雷異

紀曹孝廉夢

縊鬼畏魄字

蔡啞子

珠涇紀事

葉氏姊

牟尼泥

獺怪

天蓬兵

搬土避賊

沙彌思老虎

子不語娘娘

枯骨自贊

藤花送終

卷三

狙

地仙遭劫

張閻王

梁氏新婦

小婢入穴

吹銅龍送枉死魂

打破鬼例

道士留符

奪狀元須捐壽

炤心袍

羅刹國大荒

紹興李先生

怨氣變蛇

心經誅狐

旱魃有三種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王弼

蕭總管求焚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卷四

帝流漿

討亡術

學竹山老祖教

關帝現相

鼠作拊黃鼠狼演戲

溫元帥顯靈

僵屍拒賊

亡父化妖

乾麕子

石某

物變

人變樹

水精碧霞洗

浮提國

刀瘡藥

乩仙靈蠢不同

拔鬼舌

蔣瑩溪

方官詹

麒麟無腸

四耳貓

頭形如桶

鳥怪

劉子壯



黑牡丹

李秀才捕亡術

石樹榕

禪師吞蛋

含元殿判官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虎有黃光

正色立朝四字

狗兒

鵬糞

銀俵

蒼蠅替人治病

鼠薦卷

石人賭錢

犬逐通判

佛奴穿母脇生

彭祖懸樞

人皮鼓

指上棲龍

卷五

奪舍法

屍奔

骷髏三種

人氣分塵

鬼氣攝物

山魃怕桑刀

驅瘡鬼咒

陰沉木

織登科記

朱鹿田

飛僵

程嘉蔭

水虎

綠郎紅娘

文人夜有光

狐仙正論

外國

作勢渡水

唐公判獄

郭六

劉迂鬼

痴鬼戀妻

狐仙懼內

軍校妻

飛天夜叉

虎倀

狼牙

搜怪

武進兩異事

有子廟講書

米元章顯聖

麒麟喊冤

大通和尚

掠剩鬼

卷上

多官

祈夢二則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石板中怪

僵屍貪財

黃鼠狼着紙衣呼小將

徐明府幕中二事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夜航船二則

盛林基

趙友諒官刑一案

換尸冤雪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動靜石

玉女峯

廬山禹碑

飛節啞鐘妖鐘

鼠渡江

鵬過

石中玉碗

瓜子妖

琴變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官受妓賄

京中新婚

張趙鬪富

未爾孜

梁制府說三事

官運二則

錢縣丞

卷七

乩仙

勒勒

雷擊兩婦活一兒

火神打踰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悞殺金童

錢尙書

夢墨

錢狀元小名

歸寧女遇怪

龍誅龍

桑蠶

韓六

魍魎

獺異

柏香簪不宜人殮

獵戶說虎八則

鬼請上任

通幽法

喜婆

獺淫

虎困藤斗

甘公八夢

卷八

尸變

鬼買行頭

韓六三事後又綴一事

鬼買缺

溫將軍

鬼請喫烟

李生遇狐

仙童行雨

金能退鬼

秀結宜男

黑膏畏鹽

僵屍挾人聚核可治

量童子

靈符

吞舟魚

雞毛烟死蛇

蛇箱

番僧化鶴

謝珍格物

烟籠

形交身交

蜜虎

滇南靈草

羊乳鹿

多角獸

江中黃猱

水虺

九尾蛇

蠍虎遺精

皖城雷異

卷九

天后繡文

桃源女神

安慶府學狐

湖南貢院鬼

雷異二則

人變魚

韓昌黎稱老相公

急湍自縊

照海鏡

穀佛

丹徒異獄

鬼怕討債



蘭渚山北來大仙

喫腎囊中舉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溺盡失節

三虎索命

梁相國解麥

齋猴

狗熊寫字

雷屑

牛漢水

陰陽山

亡夫領婦

卷十

淫詔二罪

人壽有定

關帝血食

惡人轉世爲醜

奸夫死後報仇

董刺史雪冤

劉老虎

屈丐者

僵口

巾氏自櫻

雁宕仙女

生魂八胎

女化男

人化鼠

唱歌犬

韓鐵棍

認鬼作妹

蟒過嶺

食猴名石掬

鐵牛法

妖術二則

種蟹

救溺死人法

鳥獸不可與同羣

拘蛇

金香一枝

小僮遇女鬼

懷慶水災

三王神請醫

續新齊諧第一

隨園戲編

狼軍師

有錢某者赴市歸晚行山麓間突出狼數十環而欲噬迫甚見道旁有積薪高丈許急攀躋執柶爬上避之狼莫能登內有數狼馳去少焉簇擁一獸來儼與卒之昇官人者坐之當中衆狼側耳於其口傍若密語俯聽狀少頃各躍起將薪目下抽取枝條幾散潰矣錢大駭呼救良久適有樵夥聞聲其喊而至狼驚散去而昇來之獸獨存錢乃與各樵者諦視之類狼非狼圓睛短頸長

家怒牙後足長而軟不能起立聲若猿啼錢曰噫吾與  
汝素無仇乃爲狼軍師謀主欲傷我耶獸叩頭哀嘶若  
悔恨狀乃其挾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几上弓鞋

余同年儲梅夫宗丞得子晚鍾愛備至性頗端重每見  
余執子姪禮甚恭恂恂如也家貧就館京師某都統家  
賓主相得一日早起見几上置女子繡鞋一隻大怒罵  
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輩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見  
之謂我爲何如人速卽擲去家人視几上並無此鞋而  
儲猶痛詈不已都統聞聲而入儲卽逃至牀下以手掩

面曰羞死羞死我見不得大人了都統方爲辨白而儲  
已將牀下一棒自罵自擊腦漿迸裂都統以爲瘋狂急  
呼醫來則已氣絕

### 白龍潭

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環山而居山麓有白龍潭寬  
可數畝有良田千頃築土壩以畜水俯瞰大河水溢則  
啟閘以洩之雨時二龍相鬪狀如小蛇或見巨木一段  
蒙青苔而盤遊每每冲決壩岸一日衆農栽秧值細雨  
中飛魚大小成對如擺隊伍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偕  
至潭中隨即不見相傳龍女歸寧云夷人儂二家天將

暮忽來衣孝服者云來投宿問其所需則索臥房一間  
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僂疑客落遂如所請並欲爲備  
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煩更當重謝僂問何事客  
曰此地龍潭後有大樹君往伐之俟其將斷先用巨繩  
縛住俟潭中有兩羊相鬪卽斷繩倒樹僂許之黎明伐  
樹果見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鬪僂思當是此  
時乃斷繩而倒樹黑羊躍出水亦平復急歸欲告客以  
請功客竟遁矣問妻妻曰客在房未常出戶乃其搜之  
疑其在缸敗覆觀之則黃金滿焉始知客卽白龍化身  
爭憚求助者於是潭遂以白龍名而僂家至今稱首富

露水姻緣之神

賈止徑默中人娶妻陶氏頗佳清明上墳同行至半途忽有旋風當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列祭品溫酒祝曰舍卒無以爲獻一樽濁酒毋嫌不潔祭畢然後登墓拜歸而歸次春賈別妻遠出一日將暮旅舍尙遠慄怯荒野無可棲止忽有青衣伺于道旁問曰來者賈相公耶奉主命相候久矣問爲誰曰到彼自知遙指有燈光處是其村落私心竊喜遂隨之去約行里許主人已在門迎客道服儒巾風雅士也樓閣雲橫昏飾金碧賈殺寒賁問曰暮夜迷途忽蒙寵召從未識荆不解何以預知



遠勞尊紀答曰舊歲路中把晤叨領盛情曾幾何時而  
遽忘耶賈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賢夫婦上墓祭  
掃旋風當道者卽我也賈曰然則君爲神歟曰非也地  
仙也問所職司曰言之慚愧掌人間露水姻緣事賈戲  
云僕頗多情敢煩一查今生可有遇合否仙取簿翻閱  
笑曰奇哉君今生無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賈不覺  
汗下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將爲終身之耻乃求爲  
消除仙曰是註定之大數豈予所得更改賈復哀求仙  
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  
貪財之心勝于好色汝速還家可免閨房之醜不過損

財耳賈屈指計程業出門四日矣恐歸無及又思爲蠅  
頭微利而使妻失節斷乎不可乃辭仙而歸晝夜趕行  
離家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門則見  
臥房牆已淋坍鄰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迴憶仙言不  
覺歎恨妻問何歎曰牆坍壁倒兩室相通彼此少年獨  
宿其事尚可言而來問我乎妻曰君爲此耶事誠有之  
幸失千金而免賈詢其故曰牆倒後少年果來相調予  
逃往鄰家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今渠怕汝歸業已  
遠颺問金何來則某家清償物也賈嗚官擒少年笞之  
而金卒難追此事程惺峯爲予言

貓鬼申冤

新安趙天知授徒黃氏酷暑畏熱夜不成寐向居停請  
易臥室居停爲指數處皆不當意怍一樓院內多花樹  
清風徐來趙喜之黃似不可趙疑切近內室黃曰非也  
上有鬼魅故未敢令先生居趙云無妨遂移榻焉秉燭  
以待夜半忽聞梁間有聲觀之則弓鞋雙垂而下年二  
十許之美人也凭欄望月取絳奩作梳沐狀復行至廊  
樓揭起覆瓦數簫取出白蠟六封攤几上展玩歎息仍  
復包裹藏瓦溝中覆蓋如故轉身至趙榻前將掀帷幕  
趙下榻叱逐直至樓下入後園竹林中而後窺之內有

新厝棺心知卽此崇明日晤居停問曰後園之鬼得無  
自縊者乎爲君家誰黃不覺泣下曰死者爲吾愛妾張  
氏性最敏慧掌出納銀錢一日收某處租三百兩甫交  
未幾及吾急需則烏有矣予一時盛怒以污蔑之言罵  
之詎知渠忿竟尋短見趙曰是君暴急之過然其事可  
得終明乎曰未也問有子否則現拜門牆者是也趙曰  
請爲白其冤拉黃登樓揭瓦溝取金出果然原物也其  
夜見鬼復下如前作梳沐狀取筆題詩于牆向榻前再  
拜而去詩曰小婢偷金去私藏瓦上溝今朝冤始雪我  
恨亦全休自後此樓安靜矣

執錫二童

順治進士蔣封翁名伊求嗣於靈岩夢禪僧指執錫二童爲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爲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尙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一牀一龍蟠裏其間適佃戶曹姓者送租并攜其女至甫十餘歲裹舊錦衣嬉笑公見大驚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趙氏三世爲神

常州趙恭毅公爲康熙名臣人所共知薨後有蘇州過姓者嘗識公於生前後泛舟洞庭薄暮見大舸順風而來旗燈皆書湖廣城隍司心竊異之及迫視則公危坐

舟中方据案視事又陸先生子靜善勅勒之衛嘗伏壇至二天門外見公亦在二天門奏事其子侍讀公以大臣子弟効力肅州軍前恭毅公薨恩許奔喪侍讀哀毀遘疾病中每自詫曰嘔吐滿地使人難堪吾何爲居此職耶衆問何職曰痰火司也家人不知痰火司爲何神越日禱於東嶽行宮則兩廡果有痰火司神病革人見痰火司燈籠入門遂瞑其子副使公歿後逾年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恍惚至一衙署見公自內出訝曰妹何爲來此延入談家事甚悉姑問見現在何官曰巡海道也事繁刻欲他出不能留汝且曰汝嫂亦不久人間

家中多事可屬兩姪慎之遣二役持香送歸及甦室中  
尙有餘香未幾族人以立嗣與訟彌年不寧又未幾其  
嫂黃恭入下世

張少儀觀察爲桂林城隍神

長洲顧某以父久病禱於神願以身代一日夢城隍神  
遣隸攝至署前不得卽入見有肩輿遠來顧側立以待  
乃其師也自輿中出執手慰勞且曰余已爲某方土地  
生何事至此顧具以告曰此大孝吾當爲汝曰之良久  
出曰今日神有事當改期遂甦越日隸攝如前至則神  
召入問其父病狀對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隸杖之顧

不解呼冤未幾內送一紙條出神見之色始霽曰汝父  
散藥肆某年大疫不索藥值功德甚大且憐汝孝可以  
延壽一紀顧謝而出問旁人神何以怒曰獸中惟豺最  
瘦世人多詭作柴神始聞之以爲比父於獸故怒賴慕  
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見諸人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  
一人被縲紲一人將遞解遠行顧不識問之曰此原任  
知府某爲其部民所訴張公爲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  
之耳問張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嘗任雲南糧儲道今  
河南巡撫里公舅氏也張名鳳孫字少儀長洲人與余  
同舉鴻詞科少時有張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



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爲神然冥中不知其名但以戚  
黨冒位相炫耀毋怪人之好談顯者矣

屍合

山東王倫之亂臨清焚殺最慘男女尸填河高千岸者  
數尺賊既平啟閘縱屍順流而下無賴者竊剝其衣故  
屍多裸露忽一女屍年可十七八裸仰水面流至閘則  
左足呈闕而止俄一男屍年畧相似裸流而下甫至閘  
間忽躍水而起與女屍合抱頸股交壓衆以篙撥之竭  
力不能開須臾流去亦不辯其誰氏子也

葛先生

河南汲縣李秀才就館村落夕行迷路遠望叢木間燈  
火趨之見一茅舍隱隱有讀書聲叩其門主人出迎年  
四十許見李延入自稱葛姓素好讀書厭塵市囂雜故  
隱此僻處且言其妻在家乏食爲妻母逼嫁明日將投  
河惟君能救望乞垂援言之泣下李唯唯因就止宿茵  
褥精潔旣明身臥塚上並無屋舍李駭極趨歸道遇一  
婦衣綠衣行且泣臨水將自投李挽止之詢其所以則  
葛姓妻也婦居乏食父母欲奪其志故覓死耳李以去  
舍不遠邀歸與嫗其述其異養爲已女李年已五十餘  
忽舉一子視其肩目酷肖所遇葛姓者戲以葛先生呼

之兒輒笑投其懷

天后

林遠峰曰天后聖母余二十八世姑祖母也未字而化靈顯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風濤不測呼之立應有甲馬三一畫冕旒乘圭一畫常服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輒應焚常服者則無不應若焚至披髮仗劍之幅而猶不應則舟不可救矣或風浪晦冥莫知所同虔禱呼之輒有紅燈隱現水上隨燈而行無不獲濟或見后立雲際揮劍分風風分南北艤中神座前必設一梃每見羣龍浮海上則風濤將作焚

字紙羊毛等物不能下便令舟中槌棹師者焚香請棍  
向水面舞一周龍輒戢尾而下無敢違者若爐中香灰  
無故自起若線向空而散則船必不保余族人之父某  
言其幼時逢漳郡官兵征臺灣祭纛教場中某隨父往  
觀見后端坐纛上貌豐而身甚短急呼父視之已不見

### 陰氏妹

吳郡申衙前陰某有妹才十二歲時方中秋家人方其  
飲聞比鄰婦逆其姑詆諆聲甚厲妹忽變色起持刀直  
入其家毀其几案捉婦將刃之家人奔救女力甚猛五  
六人持之方得脫挾歸問其故猶拗怒咆哮厲聲曰我

必殺此婦報其母家人強之臥則酣睡矣醒而詰之慚汗啜泣不自知其故

虎投河

紹興西鄉谿水甚深一兒戲谿上見虎來見竄入水汨而出沒且視之虎坐岸上耽視良久意甚躁急涎流于吻忽躍起撲兒遂墮水中憤迅騰擲谿水爲沸數躍數墮竟不能起兒獲免而虎溺死

武夷君

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學安徽夢上帝召復武夷君位先生以文集未成泣辭帝許之醒而述其事于貴池令林

夢醒聞者其異之後視學閤中謁武夷君廟廟內施設  
位置與夢中一一脗合心益異焉任滿復命無疾而終  
余按宋人說楊文公初生時遍身紫毛長一尺自呼武  
夷君與竹君先生相似

### 九華山

九華山最著神異相傳明季海公剛峯雨中皮屨登山  
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是輩非素不可著也乃易  
草履隨衆參神指廟中鼓問神曰此亦皮也寧非節耶  
言畢忽霹靂從廟起將鼓擊碎至今廟鼓無敢用皮以  
布代焉有江南太平人顧翁生一子一女皆成立而妻

死塊然老鰥爲子娶農家女姜氏年十七性仁孝翁愛之亡何翁疾作而子未歸姜聞呻吟聲稟請延醫翁曰我足疾也但須溫煖便差姜曰果若是又何難乃爲翁抱足眠蓋惟知盡孝不解瓜李嫌者次春子歸道絕妹家妹以嫂孝告之子不能無疑而難子發口乃基則抱襪被於別室不與姜眠姜心疑駭問其夫夫曰汝聞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姜始大悟曰吾哀翁老病實與同眠此心惟天佛知之耳其子笑而不答一日聞鄰婦鳴鑼誦佛聲出問何作曰將朝九華姜即附件同行焚香跪拜畢見對山香爐峯懸崖絕壁問彼何名老衲曰此

處名龍口香心跡不能自明可質証於鬼神者在焉姜聞大喜執香前往老衲阻之曰子作沙彌至今老矣未見有敢登者况娘子纖纖蓮步豈可冒險哉姜不聽直抵其處看者心悸果及半山而墮衆惜其已成齏粉矣鄰嫗歸急告其翁翁怪其謬曰吾媳昨已返舍引鄰嫗入果見姜瞑目盤膝坐蒲團上嫗等驚曰此卽活佛何須更朝九華於是齊聲念佛而朝拜之姜始張目而起其驗蒲團上有九華山置四字在焉其問翁汝媳何時還家翁曰昨聞院內有聲心疑爲賊偕子往視則飛下吾媳也目瞑若死氣息奄奄故抬諸室問之則曰媳欲



表心迹故含忿而往並未慮及生死不料山高千尋足軟便墮亦不知何由而歸家姬乃爲翁父子述其事於是夫妻相抱大哭遠邇驚異嗣後朝九華者先來禮姜云

張稿公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爲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暇上傳啟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午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爲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

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過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聞之招趙入室歛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子負去妾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負尸且負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啟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途遇友人召予來此曰汝負此尸到某處必有厚利勝于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欄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爲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烟插至今尙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引一日趙閒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

挂烟插頗似已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爲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卽在大衆前笑我趙方欲道契濶問姪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掉頭間其友渺然不見

受私橋

臨安府張大興李二爲莫逆交李家雖屢空然賦性不苟故張重之一日向張道貧苦張適有積金數百因盡出以付李相約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數年間李資本盡喪而歸閉門高臥絕不見張張靜待之許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門問之李盡若罔聞張怒互相爭

嘗觀者如堵問張則言李無良問李則言張實騙兩無  
中據難定曲直李嘵嘵不屈張愈忿曰汝明日若敢赴  
城隍廟盟誓摸錢吾卽休矣李誤應之蓋鄉人信鬼神  
相傳城隍神最靈神前熬油鍋置錢其中理直者手摸  
不爛否則必爛故脅之明日張果來迫李李亦不懼同  
往至廟撞鐘鼓陳顛末然後置鐵鍋熬沸油擲一錢于  
油中令入手摸李竟取出而手無恙於是衆咸非張張  
亦不能再辨後李別作生業數年間滿載而歸於是計  
算張氏本利若干盡爲歸楚親登其門張曰交已絕矣  
義不受金李曰實借君物何敢負德待來世作馬牛償

耶推讓再三張終不受于是鄉里爲之區畫廟前有板橋已朽請將此金易之以石並問李曰前旣昧良何敢盟誓李笑曰彼時非敢昧良實恐一經承認卽須原物粉骨難償故先至廟禱神默佑待發財時再報答張友不意神靈如是衆聞之咸笑曰城隍神乃受君私耶後橋成無名因顏其橋曰受私橋

曹公夢

海陽曹孝廉銓得廣西某縣親友來賀公欲引疾不赴曰幼年曾作異夢幾時入泮幾時婚娶幾時生子中舉選粵西某縣爲穿白甲二將軍所害細紀所歷一一皆

驗不爽毫髮今所選缺又恰符合地多苗蠻野性莫測  
先幾之兆可不趨吉而避凶哉於是有言夢不足徵者  
有以期年牛載相機進退勸者公不得已就道及抵某  
縣民淳吏樸公甚安之數年後忽有呈開銀廠者公爲  
轉詳奉上檄委公採辦公親詣廠所視其開挖及礦則  
見白氣二道宛如長虹直冲公前公驚而仆返館舍至  
夜牛竟卒家人方悟白甲之徵

治妖易治人難

漢陽令劉某性方鯁怡祝由科邪教過嚴有好民上控  
撫軍撫軍戒飭之公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

河陽州某案若能審辦乎劉唯唯先是河陽有金桂姐  
受黃氏聘及婚期綵輿迎至家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  
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  
金父母無從分別於是兩姓俱以人妖莫辨訴官由州  
至撫案懸半載俱未能決故撫軍以之難劉劉稟請提  
察至撫軍公署候審并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  
許之臨期公喚兩女隔別細鞫並其父母庚甲產業陳  
設一一盤詰及核供詞如出一口公乃喚二女至案前  
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生若並斷與黃家恐爾父不  
肯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者斷離乃

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能盈盈候下一則欣欣然喜形于面公叱淚下者逐出署外喚喜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擎院印從頭擊下兩旁覆以網乃現爲狐投之江中於是索結撫軍大悅奏陞漢陽府知府從此遐邇歌龍圖再出矣漢陽有茶客攜重資歸中途爲盜所追奔至漢川求救於逆旅主人主人沉吟至再曰誠若是則此處非君所宜棲可速投某武孝廉家庶保無虞引至孝廉家孝廉兄弟爲具酒食掃臥榻囑曰倘夜間有動作但安眠毋輕出視客寢矣兄弟秉燭待盜盜果踪至彼此格



關被孝廉殺其四餘三盜逾垣逃天明呼客起赴縣呈  
報詎知客出未幾府差早至將孝廉兄弟鎖去蓋黠盜  
偽作茶客先以謀財害命連夜赴府擊鼓求救故劉公  
發差就近將孝廉兄弟拘到問供孝廉兄弟陳述顛末  
請釋一人保家公不許並下于獄盜返入孝廉家將其  
家口盡殺而逸及公覺急釋之已無及矣嗚呼公能斷  
狐竟不免爲盜所賣豈非治妖易治人難耶

伏波灘義犬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而名也  
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

汝命當畢于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汙船艙又  
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屍而斃不  
惟中心無憾且富以四百金爲酬盜笑曰子所有盡歸  
吾囊纔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  
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惟  
我清醒受死殊難爲情請賜盡醉裹敗蓆而終可乎盜  
憐其誠果與大醉蓆捲而繩縛之拋擲於河甫溺有犬  
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爲誰不應  
及起關見犬走入濯身淋漓啣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  
至河邊見裹屍俱欲散去犬復作遮攔狀僧喻其意擡

屍至廟撫之酒氣薰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席上有齒痕始知是大嚙斷乃與茶湯而臥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先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偽爲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大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

浮海

王謙光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從洋者利不貲謙光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驟作飄

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處趨往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  
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葬  
魚腹中難免爲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  
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  
押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  
可蔽風雨傍有草甚香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精  
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諸人皆食此草相  
視各見顏色光彩如孩童時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  
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是中國人遂載以往皆朝鮮  
徼外之巡攔也聞之國王蒙召見問及履歷謙光云係

生員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爲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人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啟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光并及諸人回家王賜甚厚謙光在彼國見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至臨行贐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矣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甚衆設資冥道場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絰以臨謙光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絰者爲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然

裴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裴經爲何人之服云房姪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時亦曾見之更爲慘然

### 刑天國

謙光又云曾飄至一島男女千人皆肥短無頭以兩乳作眼閃閃欲動以臍作口取食物至前吸而啖之聲啾啾不可辨見謙光有頭羣相驚詫男女逼而觀之臍中各伸一舌長三寸許爭舐謙光謙光奔至山頂與其衆拋石子擊之其人始散識者曰此山海經所載刑天氏也爲禹所誅其屍不壞能持干戚而舞余按顏師古等

慈寺碑作刑天氏則今所稱刑天者恐是傳寫之訛又  
徐應秋談薈載無頭人織草履蓋戰亡之卒歸而如生  
妻子以飲食納其喉管中如欲食則書一饑字不食則  
書一飽字如此二十年才死又將軍賈雍被斬持頭而  
歸立營帳外問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帳中人應曰有頭  
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此亦刑天之類歟

萬年松

廣東香山縣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西洋人架梯取之  
其松忽上忽下隨梯轉移洋人怒用鳥鎗擊之連發數  
十鎗卒不能得松至今青葱如故

虹橋板

福建武夷山大藏峯山洞中凹處有大小千百條橫斜  
架立千萬年不朽不落色如陳楠朱文公云是堯時居  
民所棲避洪水處後水退而木存然木狀非受過金斤  
者山洞羅列羣木如民間開木行者然山下灘水  
舟不能泊余至武夷親見之後到杭州又見孫景家  
藏虹橋板一片木微香肌紋細潤梁山舟侍講鐫詩其  
上

天上過船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風雷大作儀徵縣江邊一



客船被風吹至空中落在洪澤湖沙灘上舟中米客六人及器物盤碗俱絲毫無損但據揚州人云是日親見有一船從雲中過去初意猶以爲大鳥也

續新齊諧第二

隨園戲編

鬼狀

河南祥符縣最繁劇凡各州縣申解院司案件有覆審者多委辦焉自理詞訟雖常接受而示審無期反致沉擱令尹鮑公勤于堂事一夕收呈狀若干未及細閱卽交幕友批發次日幕友問公曰某處命案可往驗否公曰未見呈稟安得有此索狀觀之則是謀殺親夫狀也內載奸夫姓名自稱雙髻某被殺某處屈指計之隔十六年矣公愕然曰素懸十六年事頗怪因將各呈俱爲

批發獨壓其呈不發逢收呈日又親點名過堂並無瞽者及晚查閱則前瞽者呈又在丙矣公問書役汝輩可識劉順否或答曰有其人現充臬司厨役公赴司請拘克犯臬司交公帶訊供認不諱先是劉順本屬無賴在城外河口以馱人渡河爲生值瞽者夫妻同行見其妻有姿遂萌惡念于負渡時卽戲挑之曰娘子嫁一瞽者殊非終身了局倘不予嫌愿同白首其妻心動其始瞽者憩樹間解裹足布勒死挖坑埋之遂成夫婦僞作逃荒者至外縣雇佃于巨紳家遂學烹飪有所積乃挈妻入汴城充臬司厨役公廉得真情卽往掘驗屍未朽

傷痕宛然於是劉夫婦皆伏誅

驅狐四字

周公世俱宰虞城時有耿家庄劉化民家患狐百法驅  
禳無效因訴于公縣移城隍公從其請狐在空中喝曰  
汝求城隍城隍奈我何崇之益甚公謂神且莫制殊難  
爲力其友沈松濤曰予在息縣有巨紳某之子甫畢姻  
迫于父嚴恐戀新婚促令從師遠讀且督責日無故不  
得擅歸其子綢繆燕爾未免妄想一日獨坐書齋見隔  
牆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  
梯接又見牆上立金甲神手執紅旗二桿一書右戶一

書右夜向女招颺女杳然遂滅今試寫四字在紙上試  
之何如因裁黃紙二方研硃砂書之令剝持歸貼戶牖  
間是夜狐來果却步而言曰戶夜神在此今且讓汝三  
年後當再來從此寂然周旋卽陞去不知其後若何其  
時內幕蔣生知此情節開紹興桂林庵有三尼亦被妖  
纏蔣乃教以用硃砂如法書右戶右夜四字貼其樓牕  
無風自啟樓上狐扒窺一夜聲如鐵甲至曙始息狐盡  
逃去余按四字平平不解出於何典乃能降狐如是故  
誌之

女鬼守財待婿

安陽縣楊某開客店有女適湯陰縣鄧某負販家貧楊妻杜氏常以錢物周給之楊蓄白金數十兩高櫥中婦思竊少許與婿作資金而未得開一日鄰人招楊飲婦聞夫出因啟櫥歷試數鑰鎖始開取金才出聞楊還歸婦倉卒納金懷中閉櫥闔鎖而起然金在手無處藏匿往埋後苑土中楊夜啟櫥不見金知爲婦竊疑其贈與所私詬詈百端婦忿極俟夫睡熟縊死死後鬼常作祟楊不能安其居乃賣屋遠徙先是婦未死時鄧已攜妻往湖北依其叔叔業醫坊六旬餘無子見姪大喜認爲已子自是鄧夫婦身登樂土矣數年後楊女思其父母

倩夫往探鄧襪被往則故宅依然而主人非矣日已昏  
暮鄧行倦欲宿其家主人辭曰客房已滿無下榻處惟  
後堂兩楹相傳有鬼能崇行旅至今扃閉無人歇宿鄧  
云此屋舊屬子岳家乃子熟遊地何曾有鬼縱有鬼暫  
歇一宿諒亦無礙主人從之移燈啟戶設牀掃塵鄧展  
衾解屨和衣偃息夜將半聞堂西角嚶嚶哭聲急起視  
之一女鬼披髮垢面傾身來撲鄧跣足急走幸堂中設  
一方几藉以障身鬼東人西鬼南人北駭急欲號而口  
不能出聲見庭中月白如晝奔立月光中鬼追至不敢  
犯惟兩目眈眈注視而已月後一寸人退立一寸鬼近

一寸月移一尺人退立一尺鬼逼近一尺月上庭牆鄧  
寶牆立須臾月移至膝鬼蹲身來曳其足鄧歎曰不意  
鄧某乃死於此鬼聞語遽釋手曰汝爲誰曰我湯陰鄧  
某鬼曰是吾婿也胡不早言幾誤殺汝因告以將死原  
由及埋金處曰趁天未曉無人知速取金去我所以作  
祟者守此財以待汝耳今日心事已了予亦不復作祟  
矣乃趨堂西角而滅鄧往掘地果得金攜歸因益營運  
家小豐焉

僮尸食人血

吳江劉秀才某授徒於元和縣縣家清明時假歸掃墓



事畢將復進館謂妻曰予來日往某處訪友然後下船  
到門汝須早起作炊婦如言雞鳴起身料理劉鄉居  
其屋背山面河婦浙米於河頗疏於國事事齊備天已  
明而夫不起入室催促頻呼不應揭帳視之見其夫橫  
臥牀上頸上無頭又無血跡大駭呼鄰里來看羣疑婦  
有姦殺夫鳴之官官至檢驗命暫收殮拘婦考訊卒無  
實情置婦獄中累月不決後鄰人上山採樵見廢塚中  
有棺暴露棺木完固而棺蓋微啟疑爲人竊發呼衆啟  
視見尸面色如生白毛徧體兩手抱一人頭審視識爲  
劉秀才乃訴官驗尸官命取首首爲尸手緊捧數人之

力挽不能開官命斧斫僵尸之臂鮮血淋漓而劉某之頭反無血矣蓋盡爲僵尸所吸也官命焚其尸出婦獄中案乃結

鼠鬼

漢陽崔某家素封遷雲南知縣攜家到任留一老僕守門自廳以後俱封鎖而去數年後罷官旋里居纔數月家人羣告佛樓上每夜有怪崔素膽壯移牀宿樓下思覘其異漏初下滅燭就枕卽聞樓上拍案聲捶椅聲繞樓行走聲又如官府出門皂役拖板子聲少頃漸次下樓降梯一級又如推擊梯板聲崔駭極拍牀大叫又如

人復曳椎上樓聲家人畢集以火上楼燭之虛無一物  
益信以爲非妖卽鬼延巫覡祈禱不靈一邑哄傳崔家  
有鬼崔蓄桑園一部內有膽大者數人思一睹鬼狀乃  
入夜塗面易服一人扮伏魔帝君一人扮周將軍侍立  
然燭以待忽一鼠自神龕頂上竄下尾大如捧椎三人  
急下追捕鼠因尾大身體遲滯頃刻就縛細視其尾乃  
灰塵疑結重可數斤不知其故崔恍然悟曰昔年此鼠  
竊食燈油子自後潛捉其尾鼠力竄脫去尾則盡褪膏  
血沾身灰塵日積月累致作此狀曳地作聲笑數月來  
所讓紛紜空見鬼也

體精

吳縣香泉女適同縣某生女偶食蠶得怪疾喜則明  
眩眩服藥百出忽則拋盆擲碗詬詈不情或二三日  
不食或一食可兼數人之飽日漸尪羸女爲祖母所鍾  
愛因迎歸養病所醫藥無驗數日後病輒一止止時  
卽如平時家人問病狀女云初見一皂巾綠袍人向予  
臉噓氣卽身不自主其一切語言舉動皆綠袍人所爲  
問食兼數人何也曰非我食也一紺衣人暨兩皂衣人  
向綠衣人索食措予飲噉以饗之綠衣人臨去必伸長  
其頸舌三舐足三踊不知何故時香泉客河南畢中丞

幕中家遣急足以女病告之孫卽束裝歸攜女避元妙觀蓑衣真人殿中崇如故孫思載女遠出或可避之賃船欲往揚州無錫顧晴沙觀察與孫友善聞其事邀至家中怪亦隨往觀察肅容莊論冀以正理壓服之女掩耳曰腐氣迂儒之談勿污吾耳因口吐白金一小錠細珠數粒示觀察云此緣袍人聘我禮也約月望來娶孫恐女爲怪祟死急偕女解維過發將抵鎮江女忽云彼若往揚州我輩畏江神奇老爺不能渡江奈何徐云我有計矣不必待望日卽于此時娶之可也女旋卽偃臥呼號腹痛欲絕孫恐女卽死許其返棹旋里女腹痛

止至望日家人惶懼恐女有不測而女故無恙孫因札  
致畢中丞爲代請龍虎山張真人除怪真人得書遣鄒  
法官至設壇作法三晝夜而女病痊孫問是何怪法官  
云綠袍者鼈紺衣者鰕是衣者龜窟在石湖湖心亭下  
因汝壻家殺其子孫太多故率其類來報讐適遣六丁  
盡已拘去汝女無患矣余按江神名奇相見博物志

### 雷異

金壇瓜渚有某者其子幼時與某姓爲婚未幾某卒妻  
矢志撫孤屢遭饑饉子旣長不能行娶禮遂囑媒氏辭  
婚令別擇壻某夫婦詢之女女志堅不奪媒復命母子

計無所出居久之母呼其子曰吾十數年來饑寒交迫  
不萌他念者望汝成立室家爲爾父延一線也今煢煢  
相守雖百年何濟余昨已議改醮某姓得金若干爲汝  
娶婦若干償宿逋今金具在牀頭汝可視之子噤不能  
出一語母泣曰速詣媒氏言之余坐待汝夫婦成禮然  
後去子泣不應母促之再三乃往時鄰左博場有羣匪  
竊聽乘某子夜出穴壁偷金去母晨起失金遂自縊越  
宿子偕媒來啟戶不見其母怪之使媒坐客舍而已入  
內見母已死痛極亦縊媒怪其久不出呼之無應者窺  
其寢母子俱懸梁死駭極而號鄰衆畢集咸不解其故

媒因奔告女之父母女聞之亦繼時方隆冬天忽陰晦  
雷電交作震死博徒七人某子某女俱索斷而蘇惟某  
母救亦不醒一時聞其事者相與嘆曰貞烈節孝三事  
萃於一門而一時俱死非其命若無人爲之伸理雷爲  
之申者斯亦奇矣至于蘇男女二人使之完娶而節母  
則聽其悠悠不返所以曲全之者又如此誰謂雷無知  
耶

紀曹孝廉夢

孝廉曹君履青弱冠時冬月染疾困臥五六日一日夢  
在治西橫街有在後呼其姓名者回睨不相識叩之則



曰奉府君召問何事干涉曰往自知耳適族伯用章至向公人緩頰云我同姪往何如公人頷之曹于路問公人云近聞城隍非楊公誰爲攝篆曰東漢袁公也遂別去用章攜履青同行步履迅速街衢月色甚皎但覺陰氣中人兩旁屋宇門戶俱掩門楣上各樹楮鏹一二串數里中所見無異俄達一曠野遙望高垣如城正南有雙扉用章叩之內有人應聲啟扉入命向東廊行少前用章不知所在覺力倦欲稍憩徙倚一門首見室前有十數人或繩繫足或索拴頸坐立不等室後半皆羊豕不得已坐檻外忽諸囚咸伸一手出戶如索物狀諸羊

豕俱來嗅衣喘足曹甚窘怖旁有人呼云勿無禮所需  
當卽見付未幾公人傳訊出票相示方恍然知爲前身  
口曰君父子爲人作券中其人負心今屈來一証耳毋  
懼也至署門有吏捧冊來詞色間似索規例前一人又  
曰有有遲日取諸我家遂止忽有人短衣跣足左右望  
外探訪公事者官吏揮叱之遽閃避但見壁上如黑烟  
一片縷縷散去俄聞內陞座訊供用刑拷掠聲甚厲少  
頃有人出外云勿須到案某吐實情矣見內牽出一囚  
髮鬚鬆覆額一手着膺一手撫背胸口索貫其中并縛  
前後手疲憊斜行意卽捕囚也署前各散寂無人踪探

首窺內廳堂三楹兩廊有輿牌棍儀仗悉如人世衙署  
進數武母舅周子堅已先在曰甥來作証耶因相勞苦  
蓋翁卽宿世債主云時翁之仲兄方死語次及之翁泣  
然曰亦在此我不忍見也正敘語間前吏來曰請回已  
久何尙滯此隨之出署前見一大池垣週四圍池中一  
徑石片相接履之兀兀有聲豁然墮水水如渦旋旋轉  
甚疾心甚惶迫忽見岸上蓮燈萬柄閃爍照耀往來不  
定其行甚速燈亦漸遠陡然擱淺一無所見視之乃泊  
後玉帶河濱也月光西墜譙樓五鼓矣相扶上岸送周  
翁出北門已仍向西返舍踰然而醒身臥牀上望月影

聽更聲一一知夢自是病疥

縊鬼畏魄字

瀨江有二士相友善甲年長而性凝重乙妻呼甲以伯  
相見如家人俄乙妻死續娶少女甲以縊不往踪跡久  
疎一日暮雨避宿茶亭距乙家二里許忽見乙前妻至  
甲心動色變乙妻曰伯無懼妾乃有求于伯吾夫後娶  
者勤于家事善撫妾子女今日微反目有縊鬼知之將  
令投環此人若死吾家蕩然矣祈一往救吾夫甲曰吾  
非師巫往何能驅鬼汝在冥中反不能禁耶乙妻曰是  
惡戾之氣妾焉敢敵須伯一往甲不能已隨之行至門

門已閉矣乙妻已從旁隙入啟戶不知何時已燃燈矣移一椅至中庭告甲曰伯坐此有麗人來假道者卽縊鬼也堅坐勿動彼自不敢前妾當在坐後視之少頃果見一女手執紅帕含笑婉言曰妾有事欲前盍少退甲不應女乃却退乙妻曰彼去當復來來則意態甚惡伯勿怖也須臾女至曰君胡不避甲仍不俅女忽披髮噴血突至甲前甲厲聲叱之鬼亦滅乙妻曰惜哉伯勿呼但以左手兩指寫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人不能出矣今雖暫滅彼必暗往吾家伯可急叩吾夫寢門用如言乙從夢中辨其聲曰兄何暮夜至此曰君勿問我且問

尊嫂安在乙繞牀捫之不見急啟門呼甲入燭之乃懸  
于牀後共解其縊灌以湯徐徐而蘇乙問妻何苦尋死  
妻曰吾初不知恍惚有婦人邀我至園中尋玩片時見  
若有圓窗者令我引領望之我頭入窗遂不能出甲因  
具道所遇而乙前妻杳無迹矣江西堪輿陸在田與甲  
善言其事

### 蔡啞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  
家貧行乞人皆呼爲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詣乞兒莫善  
也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于朱家村屍有

重傷許氏鳴朱某於官煨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斃之死誠當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目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目大言曰我爲朱氏雪冤而來勿暇食也村中老幼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案家產蕩然計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無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於是朱氏族衆及鄰保數百人共拉啞子入城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訊啞子啞子曰殺人者許兩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鑿因卽簽拘許兩公兩公方與羣輩避暑瓜棚賭錢拘至一訊而服立出朱某于獄初兩公與朱某爭客

行不遂故設計拉許道士於僻所毆斃之與尸朱某門  
事甚秘然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  
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隊中作謝諸乞兒曰噫啞子死矣  
蓋卽朱某出獄之日云

### 珠涇紀事

嘉興珠涇地瀕湖有童年十三歲跨牛背韁繩拴于腰  
飲牛于湖牛入水漸深沒及童足久許牛忽驚走童顛  
墮水岸上人恍見有物排浪吞童牛奔上岸繩尾拽起  
一鮎魚形如小舟羣譁然始知牛初爲魚所翳負痛而  
奔奔太速童遂墮而童與牛繩相繫魚雖餌童而繩不



得脫因爲牛曳出如漁人之釣者衆操刀斫魚冀車尙可救及童出氣已絕而衣服髮膚毫無所損鱗魚肉秤之得三百八十餘斤封君朱緒三自吳門歸述其事云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葉氏姊

葉星槎別駕之姊適張氏婚未四十日而寡無子歸守節于母家別駕爲請旌于 朝乾隆己酉姊年七十二矣偶秋日遊園中忽冷風如箭直射其心臥牀醫藥罔效而食量頓增素持長齋病後大索葷腥且能兼數人之食終日向空絮語兩手作支吾拒抵之狀頤頰間時

有傷痕徹夜呼號侍婢皆不得眠唯別駕在坐則安睡  
片時如是數月醫者莫能名其病別駕乘其神氣稍清  
時詢以終日喃喃與誰其語所患何處痛痒而呼號不  
止姊初不答強問之乃長嘆曰前世孽也彼曰我遊園  
時忽陰風吹來毛髮俱悚急歸房中見一短小婦人面  
醜而麻着白布單衣渾身補綴攜兩小男亦醜惡藍縷  
相隨婦呼我曰天兒呼我曰爺我前生乃男子也江西  
人姓顧饒于財婦爲我妻兩男皆我子我嫌婦醜醜殺  
之並醜二子而連娶二美婦以天年終婦沉寃百年索  
我不得上年遇張得新得新前世與渠有瓜葛親乃告

知我在此處並引之至園又以室有品壇不得入內匿園中者半年今始相遇要我償命我亦恍然覺前生殺妻殺子實皆有之猶憶身死後閻羅王以我生前有罪須審但怨主未至且罰作女身而使早寡皆了了于心目間悔之無及彼母子三人者曰披我煩扒我喉使我不得一息平安食非我食而我不自知飽呼非我呼而我不能禁聲其苦甚矣惟弟在側則三鬼潛匿若他人皆不畏也所以隱忍不言者以事太怪而又可醜今不得不以實告弟須爲我傳說于世使知因果顯應離隔世不相寬假雖念佛齋僧絲毫無益也言畢泣數行下

所謂張得新者乃葉之老僕死已多年者也別駕聞之駭然向空喝曰冤冤相報理所固然汝輩固含冤何不索報于前世未死之時而容其以天年終又何不索于既死之後而容其再轉人身遲至七十餘年之久大覺糊塗非情理且冤仇宜解不宜結我爲爾延高僧超度三人早投人生如何姊搖頭曰渠說不願只需兩件衣服上身傾好葉卽製大小紙衣三襲方持入戶姊忻然起坐牀前兩手盡力扯擗云我妻穿一件白布衫破爛不堪純以斷線縫補解之不開我爲盡力擗之才得脫體今甫換新衣便覺容貌漸漸可觀雖醜亦像人矣

其寶紙衣猶在桌上未焚乃謂三鬼已着于身也別駕  
又喝曰衣既易可速去姊呢喃片刻云渠尙要黃金數  
錠白銀一千兩別駕有難色姊曰勿難只佛草數莖錫  
鏤一千耳佛草者麥草也于是眷屬輩羣取麥草朗宣  
佛號而斷之麥草中間有零星顆粒墜地姊曰是絕好  
珍珠何可拋棄皆令拾起頃刻得草數百莖姊呼曰止  
渠等嫌重不能勝矣宜更與一包礮乃剪紙爲袱并錫  
鏤一千焚于牀前姊卽瞑目鼻睡別駕出見客逾數時  
姊醒詢以怨鬼去否曰去矣要我親送出大門問鬼得  
衣物喜否曰不喜亦不謝但云著此衣可出去見官府

矣我送渠轉入門時弟方送鄭六爺出我避于門側策  
不看見我耶鄭六爺者別駕所見之客內室所不知者  
也羣相駭異自是相安眠不復索飲食未三日忽呼曰  
二奶奶來矣又呼曰三奶奶來矣暨語相寒溫或笑或  
泣刺刺不休詢之則云此二婦乃我前生繼娶之兩室  
也陰司以大奶奶事要質審故將二婦囚閉已久不得  
托生今大奶奶得我衣財向各衙門告准放出兩婦質  
訊故先來相看且云明日當赴城隍處聽審我其休矣  
嗚咽不自勝至夜三鼓呼號甚慘遲明捫右股痛甚視  
之一片紅腫若受杖者次日復呼左股痛繼呼足踝痛

皆紅腫潰爛流血淋漓委頓特甚潛語別駕云我事本無可辨到朱卽一一承認乃旣兩次受杖復一次受夾而案終不結奈何自具遂不能言又十餘日方死此乾隆庚戌年二月中事別駕親言之

牟尼泥

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其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卽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冥法森嚴不能徇汝意加增功名壽算也聘扳案哀號聲徹堂

階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哉奪命鬼卒押至官  
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時  
路過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盡允之以勸  
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矣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  
取牟尼泥補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裹取牟尼泥來泥  
色若梅檀其香不散同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  
蚋嘅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是時死  
既七日尙無以爲殮也善才以泥闔屍三匝須臾臭穢  
漸息蠅蚋四散虫蛆亦去腐爛者完好如常遂有生氣  
善才令聘魂歸其中從口入口我返報大士去矣屍卽



蠕動聘張目見母在傍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  
鄰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  
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  
恩大士命持食浮軍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  
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  
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  
士就真定縣令卒於官

獼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到  
其家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爲生妹窺見告其父

父疑生有私媿因爲之婚及新婦入房啟帳見好女子  
在焉大驚走避舉家譁然逐之其女了無懼色反毅然  
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家人  
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起醮壇作法勅王朱二天君持劍  
擊生卽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見神將下擊伏  
我脚下被神將斫百餘創破顱而遁殆卽死矣怪果絕  
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日有地死後求法  
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罵曰吾翁已千歲郭家  
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識我爲上方  
君乎彼女子是千年水獺頗饒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爲

汝所殺今其子孫愬於我我來與之伸冤汝之法無奈  
我何法師正惶惑間忽死者皆甦人問其故曰昨見五  
鬼甚悍拉我們至一窟中見羣怪昇一死獺身被百創  
頭顱粉碎衆妖縞素發喪弔者皆磷介之屬聞相聚商  
量議倚貴神爲援貽獻珠寶無算貴神者卽上方君上  
方君貪其賄面許之羣孽得貴神援欲悉族類與法師  
相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有金甲神騰空而下曳鐵  
鍊數十百條圍縛羣孽而去故我們依舊得活從此郭  
氏平安

天蓬尺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爰引驗主司放  
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爲姚洙金陵人明初  
爲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卽未生三世前身也  
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斃我妻潘氏求援不  
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因強納我妻不  
從自經而死欲報已久故來索命家人詰之曰彼時何  
不卽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爲元戎忠且勇宿根  
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爲高僧至三世則爲顯官有  
實政又不得報卽今生彼亦有科名尙不得報今彼一  
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問殺三命者何事

曰渠某月日錯告某爲盜并其妻弟俱死非殺三命耶  
先是朱生被竊心疑是鄰人張某所偷告官究治以形  
迹可疑真贋不獲張與妻及其弟拖累而死事實有之  
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  
懼色腹中不作聲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  
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脚僧西  
蓮者候朱見朱痛楚狀乃口誦其咒腹中曰師德行人  
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爲禁汝腹中曰  
若欲解冤須誦法華經師所持咒是穢迹金剛咒命惡  
神強禁我我豈服哉西蓮曰我卽起道場誦法華經能

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其鏹若干錠立券約書  
中保曰依我我卽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諸跟  
隨者從後竅出朱生遂嘔痰斗許下洩數日而聲遂息  
越數日腹中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圍者又甚衆  
衆等不肯釋奈何於是聞千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患苦  
不堪而逝

###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  
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于家病  
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門求醫萬診之曰師病痞膈

服藥數十劑可以平復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  
留治之月餘果瘳崇禎末年間事也其時流寇猖獗所  
在患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  
謨曰餬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歸  
行道入令君謨取土斗許咒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  
焚香俸有賊至取升許土撒前後門閉戶不出只喫炒  
米不舉火食度賊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官兵至俱  
用此法絕無所損鄰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  
土用完世已太平

沙彌思老虎

五台山某禪師收一沙彌年甫三歲五台山最高師徒在山頂修行從不一下山後十餘年禪師同弟子下山沙彌見牛馬雞犬皆不識也師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馬也可以騎此雞犬也可以報曉可以守門沙彌唯唯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沙彌驚問此又是何物師慮其動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無存沙彌唯唯晚間上山師問汝今日在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思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總覺捨他不得

予不語娘娘



固安鄉人劉瑞販雞爲生年二十頗有姿貌一日驅十餘雞往城中販賣將近城門見一女子容態絕世呼曰劉郎來耶請坐石上與郎有言我仙人也與郎有緣故坐此等君君不須驚怕決不害君且有益于君但可惜前緣止有三年耳君此去賣雞必遇一人全買可以掃膽而空錢可得八千四百文劉唯唯前行心終恐懼及至城中賣雞果如所言心愈驚疑以爲鬼魅思避之乃繞道從別路歸家則此女已坐其家中矣笑曰前緣早定豈君所能避耶劉不得已竟與成親宛然人也及旦謂劉曰住房太小我住不慣須改造數間劉曰我但有

雞價八千何能造屋女曰君不須慮及于此我知此房  
地主亦非君產是君叔劉顯子地乎曰然曰此時顯子  
在賭錢場上輸了二千五百文君速往他必向君借銀  
君如數與之地可得也劉往賭錢處果見乃叔被人索  
賄債捆縛樹上見劉瑞喜不自勝曰姪肯爲我還賄錢  
我情願將房地立契奉贈劉與錢立契而歸女在其屋  
旁添造樓屋三間頗爲宏敞頃刻家伙俱全亦不知其  
何從來也鄉鄰聞之爭來請見劉歸問之可使得否女  
曰何妨一見但鄉鄰中有王五者素行不端我惡其人  
叫他不必來劉以告王王不肯曰衆鄰皆見何獨外我

遂與羣鄰一開而入羣鄰齊作揖呼嫂問安女答禮回問顏甚溫和王五笑曰阿嫂昨宵受用否女罵曰我早知汝積惡種種原不許汝來還敢如此撒野厲聲喝曰捆起來王五雙手反接跪矣又喝曰掌嘴王五自己披顏不已于是衆鄰齊跪代爲討饒女曰看諸鄰面上义他出去王五踉蹌倒爬而出嗣後遠逃不敢再住村中女爲劉生一子眉目清秀端重寡言劉家業小康不復販雞矣一日女忽置酒抱其兒置劉懷中而痛哭不已劉驚問故曰郎不記我從前三年緣滿之說乎今年三年矣天定之數絲毫不爽不能多也但我去後君不妨續

娶婦後妻善撫我兒須知我常常要來看兒我能見人  
人不能見我也劉聞之大慟女起身徑行劉牽其衣曰  
我因卿來之後家業小康今卿去後我何以爲生女曰  
所慮甚是我亦思量到此乃袖中出一木偶長寸餘贈  
劉曰此人姓子名不語服事我之婢也能知過去未來  
之事君打掃一樓供養之諸生意事可請教而行劉驚  
曰子不語得非是怪乎曰然劉曰怪可供養乎女曰我  
亦怪也君何以與我爲夫妻耶君須知萬類不齊有人  
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于人者不可執一論也但  
此婢貌最醜怪故我以子不語名之不肯與人相見但

供養樓中聽其聲響可也劉從之置木偶于樓中供以香燭呼子不語娘娘則應聲如響舉家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有酒食送樓上盤盤皆空但聞哺啜之聲踏梯脚迹弓鞋甚小女臨去時猶與劉抱臥三晝夜早起撫之渺然不見窗戶不開不知從何處去也俱子不語三年有問必答有謀必利忽一日此女向空而歸執劉手曰汝家財可有三千金乎曰有曰有則君之福量足矣不特妾去子不語娘娘妾亦攜之而去也嗣後向樓呼之無人答矣其子名釗入固安縣學華騰霄守備親見之

枯骨自贊

蘓州上方山有僧寺揚州汪姓者寓寺中曰日聞地下  
喃喃人語召他客聽之皆有所聞疑有鬼訴冤糾僧衆  
用犂鋤掘之深五尺許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  
並無他物乃依舊掩埋未半刻又聞地下人語喃喃若  
聲自棺中出者衆人齊傾耳焉終不能辨其一字羣相  
驚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禪師德行甚高能通鬼語盡請  
渠一聽汪卽與衆人請禪師來禪師偃偻于地良久許  
曰不必採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後無人奉  
承故時時在棺材中自稱自贊耳衆人大笑而散土中  
聲亦漸漸微矣

藤花送終

吏部衙門有藤花一枝係千年之物古榦如龍一人不能合抱葉覆三間堂寢夏日尤涼每與牡丹齊開乾隆六年家宰甘公汝來與果毅公納親選官堂上甫唱名抽籤而甘公薨于椅上手猶執筆未落也納公奏開上賞銀一千兩命所屬經紀其喪其夕藤花盛開結莢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不知是何徵也